

龍

得謚名臣傳 卷三

是



八旗通志初集卷之一百八十七
名臣列傳四十七

鑲黃旗漢軍得謚大臣

范承謨



范承謨字觀公號螺山漢軍鑲黃旗人大學士
文程仲子也生而沉毅英敏年十七充侍衛順
治八年辛卯

世祖章皇帝詔八旗茂秀子弟應制科遂中順天鄉試
明年壬辰成進士改庶吉士讀書翰林院猶間
日入侍十一年

特旨免扈從頗意肄業益肆力於學散館授弘文院編
修十二年擢秘書院侍讀學士十八年陞國史
院學士康熙六年奉命編修通志

命教習庶吉士。七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

承謨居

禁近久。雖謹嘿自持。然留心經濟。於生民吏治。瞭若指掌。

聖祖仁皇帝既親大政。思得貞廉以風天下。故首擢用之。承謨亦毅然以匡濟為己任。至浙。絕苞苴。禁私謁。公移呈牒。積日不批。答屬吏莫能測。居月餘。一日俱下。利弊情形。悉中機宜。諸僚吏皆相顧嘆服。故事。督撫受事三月後。必劾奏不法吏。

及期。兩司列狀以請。承謨閱而哂曰。是欲吾舍豺狼而問狐狸也。還之。翼日忽拜疏。所劾皆一時墨吏之尤者。屬吏悚息。浙故多巨猾。為民害。廉得其人。立置重典。其黨並挈室他徙。浙東諸郡。田饒賦逋。守令多羅叅。民亦因以播越。特疏請蠲。得

旨。該撫親行查勘。承謨即日戒途。省車從。裁供給。從者纔數人。山取海蒞。節屋窮簷。罔不躬閱。山農獻脫粟瓜果。父老稚子咸得述所懷。於是民隱畢

達舉應蠲者皆據寔以上。並得豁免八年九月
疏言嘉湖二府水災。本年漕糧二十二萬四千
餘石。請每石折銀一兩。徵解糧既停運。則耗潤
米八萬九千六百餘石。幫帖銀十萬五千餘兩。
俱可免徵。部覆應所請。

詔從所議以行。又念民飢無食。復捐粟設糜。借司庫銀
八萬兩。乞雜吳楚。未幾米艘銜尾至。下令平糶。
民以不飢。是冬大雨雪。仍請緩征。俟明年蠶熟。
湖州例辦南北絲十一萬有奇。南解江寧。北解

戶部。運費不貲。疏請悉交杭州織造局。又以嘉
湖應輸白糧六萬六千餘石。

玉食所需。歲有定期。今災民無力。疏請三年帶徵。
並如其所請行。十年疏言臨海太平平陽石門
烏程五縣。温州一衛。未完康熙元年二年三年
行月等項銀兩。積逋年久。疊羅凶荒。請援赦蠲
免。戶部覆奏。康熙八年恩詔。蠲免民欠地丁。並

未載有蠲免漕項錢糧。未便援赦。

聖祖特旨。言漕項雖無豁免之例。但據該撫奏稱積逋

年久。疊羅凶荒。追地難完。爾部仍議追徵。是否相合。著再議。尋部議豁免。十一年六月。疏言石門縣康熙三年分未完輕齎錢糧。平陽縣康熙元年二年三年分未完月糧。均係地荒小民包賠為累。請賜蠲免得。

旨如所請。八月又疏言浙省白糧嘉興府每正米一石加耗米八斗。湖州府每正米一石加耗米五斗。五升俱征糙米。令運丁春辦。易致稽遲。請將兩府正白米一石外。槩給白耗米四斗五升。軍民

兩便。部覆亦如所請。列入全書遵行。承謨所請。輒行感激。

聖祖殊知竭力撫綏。體素虛羸。夙疾陡作。因力疏請罷。溫旨許之。浙江民人輟耕罷市。走乞督臣題留事聞。

特頒溫諭。勉令力疾視事。是年冬加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福建軍務。疏辭不允。請

陛見。允之。頻北發。浙民送者亘百十里。擁舟不得前。

十餘日出境。百里外始得放舟長行。十二年七

月抵都入覲。

聖祖慰問備至。承謨頓首謝。且力引疾。

詔遣御醫就第診視。兼

賜上方藥餌。逾月病稍可。仍

命馳赴新任。遣侍衛吳丹傳諭曰。爾向有賢聲。與他人

不同。且福建邊疆重地。海氛未靖。爾其益加勉勵。副

朕委任。於常例賞賜外。加賜衣帽及內廐鞍馬一匹。

先是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王。並議撤回

京師。承謨抵任後。吏部侍郎陳一炳奉

命至閩。為耿精忠治裝。時人心惶惑。兵權久屬藩下。督

撫兵單。承謨目擊心憂。是年冬吳三桂果反於

雲南。因上疏言。竊惟古今之時勢。有常必有變。

人臣之謀國。有經必有權。茲當滇南告警。變起

倉卒。一切關係疆場之事。有斟酌權宜。可濟時

變者。即不得概執引經之說。以疎於事先而忽

於未然也。臣且就閩省目前情形。為我

聖主陳之。閩人活計。非耕即漁。一自遷界以來。民田廢

棄二萬餘頃。虧減正供。約計有二十餘萬之多。

以至賦稅日缺。

國用不足而沿海之廬舍畎畝化為斥鹵。老弱婦
子展轉溝壑。逃亡四方者。不計其數。所餘子遺
無業可安。無生可求。顛沛流離。至此已極。邇來
人心皇皇。米價日貴。若不安插。倘飢寒迫而盜
心生。有難保其必為良民者矣。頃

聖恩停止海界之禁。正萬姓甦息之會。而閩地仍以臺
寨為界。雖云展界墾田。其實不及十分之一。且
臺寨離海尚遠。與其棄為盜藪。何如復為民業。
如慮接濟透越。則此等遷民。從前飄流忍死。尚

不肯為非。今若予以恒產。斷無舍活計而自取
死亡之理。即釘麻油。鐵線。紬布。帛。皆奸商巨賈
勢豪土棍有力者之所辦。窮民亦無此資本。何
由而濟。如慮逼近沿海。難免寇鯨侵掠。夫海賊
可以登岸之處。不過數所。餘皆海潮湧入之小
港。時湧時退。不能停泊。若設防兵堵禦要害。海
寇亦無隙可乘。設立水師。原為控扼巖疆。未有
棄門戶而反守堂奧之理。目今多事之時。海逆
不無窺伺。伏乞

睿鑒。允臣相度形勢。應仍舊者。照例防備。應更移者。

奏請更移。務使將領不得偷安。則門戶既固。而遷民可以開墾。復業無以糧齋寇之憂。無透越接濟之慮。兵既衛民。民不失所。此捍外安內之要務也。從來富貴強兵。莫有過於魚鹽之利。閩自禁海以來。利孔既塞。兵窮民困。目下青黃不接之際。追呼雖頻。輸將仍緩。兵丁乏食。引領接濟。各省添兵。在在索餉。安能及期。協濟。今惟有請照木筏取魚事例。容民人沿邊採捕。每十筏聯

為一甲。行以稽察。連坐之法。遇開港時。止許隨帶乾糧。不許多携米穀。令就近將領率防兵巡哨。督押漁筏。朝往夕歸。仍照編甲次序。灣泊內港。聚集一處。以便稽察。其採捕之魚。十取其一。以充魚課。此項錢糧。或接濟兵餉。或借給遷民。如有贏餘。或存貯備修船隻。一舉而數善備焉。事如可行。即相機設施。如不可行。決不致貽邊疆之患。兵餉裕而國用自足。荒田墾而流離可輯。催科緩而人心共

安矣。又疏請興兵屯。言臣受事閩疆。下車伊始。諸務未遑。而時屆撥餉。關係來年軍需。不得不先為入。告查閩地濱海。兵丁之窮苦為甚。歲需協餉。刻不能待。往往撥解遲延。難期宿飽。虛欵虛項。改撥維艱。臣於

宸聽具蒙
睿照茲請再為
陸見時業將缺餉情形及需餉急切之狀面瀆

聖主陳之。閩餉歲需一百六十餘萬。正月內。即將本省地丁錢糧盡撥。而東作未興。徵收不前。鄰省協解。又復有限。即如康熙十一年閩餉。浙江以災。傷無可抵解。動支益課銀兩。題請改撥。既多展轉。部覆重撥。更延歲時。軍餉之欠缺。不可問矣。再如十二年閩餉。部撥江浙兩省與本省地丁錢糧。及穀變等項抵給。內有請撥補銀五萬九千一百八十九兩。請找給銀三萬八千八百四十八兩。地丁錢糧。又不能歲內

全完約計一十六萬有奇。其中各項有產盡者。有蠲免者。有查追者。抵解無期。是軍餉之缺。又不可問矣。竊恐次年酌撥之餉。其中倘有缺額難完之項。急之則徒困民生。緩之又重滋兵苦。

題請改撥往返稽時。夫以沿邊沿海荷戈執戛之人。既無積蓄。又乏生業。乃寄命於虛懸之餉。而欲望其投石超距也難矣。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皆與軍興旁午之秋。舉行士卒屯糧之法。悉獲

成效。漢趙充國興屯而敝先零。魏武屯田許下。得穀百萬。諸葛亮分兵屯田。軍食不匱。唐郭子儀屯於河中。決機行陣。畢誠募士開營田。歲省度支數百萬緡。元初征討。每遇大敵。屯田以守。明洪武撥軍三分守戍。七分屯種。養軍百萬。不費民間一錢。豈古今不相及耶。臣雖智淺能薄。

會
恭遇

聖明之主。仰受特達之知。何敢不殫竭心力。以抒一得。

世
草之愚。昔

效之。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皆與軍興旁午之秋。舉行士卒屯糧之法。悉獲

世祖章皇帝親政之初。臣父在內院時。曾疏興屯數事。俞允。祇以後來奉行不善。遂停止。今我

朝興屯之法。寓諸墾荒。一行於招民募墾。一行於安插投誠。獨兵屯未聞肇舉。蓋因坐食驕卒。一且率作南畝。自食其力。永無糧糗之望。所以畏憚不行。臣謂行之有法。兵心未有不樂從者。即今枵腹之卒。前此之餉。勢不能待。將來之餉。杳不可期。一旦給以現餉。即驅之鋒鏑。誰不爭先。

况獲鋤種植之事乎。從前墾荒之民。例以六年起科。則此屯種之兵。亦俟六年之後始裁其餉。仍於旱澇之年。倍加賑恤。是兵既餉。六年之現餉。復得田畝之收穫。又不憂意外之災荒。誰不願興屯乎。臣謂興屯更有五便。兵之需餉。必取於民。司農仰屋。守牧催科。民髓日枯。財源日耗矣。而披堅執銳之卒。率皆驚悍不馴。無恒產以繫屬其心。則渙而難固。無搯作以勞瘁其力。則惰而圖安。無生計以寬其日用。則庚癸時呼。惟

是兵屯之法行。將見金錢可省。國用恒足。便一也。追呼不迫。民漸休息。便二也。防卒變為土著。堅門戶。固藩籬。便三也。有事則戰。無事則耕。進可攻。退可守。便四也。兵皆溫飽。分為臂指。聯為心膂。消戢反側。便五也。有此五便。臣何敢不請。

聖主亟行之。至於地方有不盡宜於屯者。臣謂又當因時而制宜。屯可行於一處。即一處受利。屯可行於數處。即數處受利。屯得一兵。即省一兵之餉。

屯得數十百千之兵。即省數十百千兵之餉。兵法云。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非虛語也。臣又思招民開墾。借屯本給牛種。日後或有難還之憂。兵則原係分內應得之餉。不過先時現撥酌將鄰省實征存貯銀兩。預給兩月初不費朝廷額外帑金。有司既免遲悞參罰之累。亦民更

得稍寬催征敲扑之苦。又於此五便之外。推而廣之。以明兵屯之有利而無害。閩省之不可以不行也。其餘本省撥給虛項原額。仍在遲早徵

足解補內部。或留為次年兵餉。一時之轉移。尤為至便。懇祈
聖恩。勅部酌撥。康熙十三年閏餉。協解迅撥現餉。容臣
查勘某地某兵可屯若干。督率將領。倡道開墾。更期寬以考成。遲以歲月。俾臣盡心力以行之。其餘一切未盡軍屯事宜。總俟次第。和與
題報。庶足食足兵。而邊疆收百世之利矣。時因滇警民窮思亂。承謨念非省刑薄斂。無以收人心。乃密上封事。奏言。洪惟我

朝定鼎燕京。已三十載。寵遇臣工。愛育黎庶。亦云至矣。叨祿者。鞠躬盡瘁。以報君恩。服疇者。擊壤鼓腹。而歌帝力。可以遐軼三代喜氣之風。永啓萬年太平之化矣。何物么虜。狡焉倡逆。致塵睿懷。臣一聞之。不覺髮指眦裂。恨不能飛渡萬里。滅此朝食也。伏而思之。三桂平日無父無君。人所不齒。逞狂聚蟻。離德無謀。垂老弄兵。光陰有幾。况滇黔天末。彈丸黑子。欲以一隅之少衆。抗天下之全勢。其亡也。殆不旋踵。似無足為我

聖主顧慮者。惟是百姓久處承平。厭聞兵革。訛言一旦
繁興。人心不無惶惑。此時若不收拾。恐徵求急
迫。民不聊生。盜賊蠱騰。善良逃匿。不可不為長
顧。而却慮也。近日

功令處分。最重錢糧盜案。有司畏考成。懼叅罰。專務
催科。不講撫字。競相諱盜。不講消弭。往往東作
方殷。西成未屆。而追呼已到其門。鞭扑時加。其
體求幸免之不能。何暇盡力於南畝。况從來征
糧九分為率。所以寬留小民之脂膏也。今則十

分取盈矣。各省錢糧。支給兵餉外。餘作存留。稍
緩輸將。所以備非常之急需也。今則一概解部
矣。雖曰可以杜侵欺。足財用。設猝有急切之用
必發

內帑。不無重滋往返。倘仍撥本年徭賦。必致悉索
殷繁。院司必責成於有司。有司必征比於里社。
大聲疾呼。軍需為重。遂有一面報完。冀免叅劾。
一面續征。以圖補項者矣。舊補未完。新徵又至。
小民增苦。司收受累。此皆錢糧考成太嚴之所

致也。再加盜賊竊發所在多有。官慮挂誤。遂以強諱竊。以有諱無。甚至民間報盜。反苛求失主。株連鄰保。嗟此愚氓。既受劫掠之慘。又增官司之害。茹荼無所薄愬。以致相率隱而不報。而強徒漏網。山陬海澨。潛逆橫行。夫誰從而問之。且文官所恃以捕盜者。數名捕役耳。惟兵備道舊曾治兵。調度籌畫。可以綏靖一方。今皆不治兵矣。且有緝盜不獲。並加處分之責。不知令操何術以緝盜也。律例原載。城內積至五起。城外積

至十起以上。始行叅究。百人以上。嘯聚刦殺者。始行

奏報。其餘彙入歲報冊內。年終具

奏。未嘗如是之嚴峻也。今則逐起處分。逐案

題報矣。叅罰愈嚴。諱盜愈密。此皆盜案處分太重

之所致也。夫民之所好者寬廣也。所惡者盜賊也。今乃不能如其所好。而重其所惡。是以一聞滇逆之警。閭舍驚惶。雖徧下安民之檄。一時稍定。竊恐青黃不接。迫以催科。輟耕逃亡。勢必滋

蔓難圖。况處處增兵。在在增餉。將來必至預征。斯民有限之膏血。竭之則不堪其命。皆不可不預為惠綏也。至於閩民。或困於浮糧。或苦於舊逋。或累於賠丁。或迫於寺田。臣逐一查明。籲

聞統祈

睿鑒。因時制宜。分別施恩。或

賜蠲免。或發賑濟。或允緩征。以收拾天下之心。更省

刑赦過。展克仁而張湯網。復憂稅秋糧。以紓民力。寬盜案處分。以釋株連。如是則衆志維城。執

梃可以撻。聖甲利兵矣。臣於

陛見建對之時。業將民窮財盡之狀。縷縷陳奏。茲乃目覩情形。備悉時勢。若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豈人臣忠君之誼。第當

聖主宵旰焦勞之時。臣又以危言聳聽。寔切惶悚不安。然世受

國恩。終不敢自安於緘默也。伏乞

勅部確議施行。社稷幸甚。生民幸甚。時侍即陳一炳。猶在閩。耿精忠自襲父爵。驕蹇多不法。憚承謨威

望引姻婭少長誼執禮甚恭承謨相見一遵儀制未幾又有

詔止閩藩弗撤精忠終不自安遂陰同三桂謀逆承謨覘其言貌異常深憂之欲出巡海嶠赴漳泉閱鎮兵以遙制之精忠力挽其行蓋督標兵僅三千人皆習與精忠部曲狎處脫有變不足恃也閱兵之行不果乃密檄諸道將以謁新總督為名各率健兒至用折逆謀檄甫行而精忠反佯言海寇且至邀總督議事左右請衷甲以從承

謨曰衆寡不敵躁動奚濟未幾巡撫劉秉政亦至促同行承謨知事有變局故坦然按轡比至逆却已露刃蜂屯遂挺身而前仰天大罵賊衆環臨重加束縛時一二叛卒有誤持剗臂者逆黨馬九玉急叱曰巡撫我一家人秉政惶恐斜趨而出承謨噴血切齒醜言痛詆賊衆拘之隘室水漿不入口者八晝夜舌敝唇裂齟齬皆腐罵聲漸微聞者猶狼籍塞耳瞋目怒視閱十日神氣反旺自度不能死稍進杯水精忠復遷禁

入內峻堵密棘防之益固一日忽遣逆黨劉東
政來說降承謨扭械被項肘令兩率扶之下牀
劉且進且揖方冀有所陳說承謨奮足力蹴之
劉狼狽失故遂仆地左右掖之而出承謨曰諸
逆無道自當旋即誅戮我擊之先禡其魄耳在
幽繫中七百餘日日冠

御賜冠衣辭毋時衣每逢朔望輒奉時憲書一冊懸北
牆上被械北向拜跪溽暑時濕蒸如膩蓬垢支
離虱蟻蚊蚋攢嘜不休冬深夜永雪飈海氣侵

入肌骨甘之如飴詈罵之餘間作詩文無毫楮
燒椽存炭畫壁上得詩若干首復為文自叙其
生平大概焉十五年九月

王師破仙霞嶺精忠降飾辭希免死慮承謨白其
實於九月十六晚遣逆黨來加害承謨時方側
卧聞變微笑曰今日方畢吾事索

御賜冠賊黨呂八者奪而擲諸地復蹴之承謨怒以械
索摔其頭幾斃乃披衣露頂望

闕九叩首遂遇害一時同死者自幕客至隸卒凡

五十三人初承謨被執。部曲有張福建者。聞變手雙刃。大呼奪門。當之者無不立斃。力竭被執。賊愛其勇。欲全之。大罵不屈。卒就死。繼而精忠以三十二人監守承謨。中有蒙古人嘛呢者。為偽散騎郎。謀欲免承謨。事泄。精忠訊之。大言曰。范公忠臣。爾逆賊。寧與忠臣同死。不願與逆賊同生。精忠怒。磔之。又有秦寧人許鼎者。義其所為。恒陰左右之。凡所存片紙隻字。悉為收藏。精忠既害承謨。令賊黨焚屍棄之。山野鼎預往伏匿。夜分行亂石宿莽中。覓得燼體藏於家。明年負骸潛行。紆折萬里。竟達京師。事聞。

聖祖震悼。遣內大臣佟國維等三人御前侍衛二十人齋大官茶酒。哭臨其喪。十九年精忠伏誅。當赴市曹時。承謨子時崇親執刃寸磔其肉。取其心以祭父。

聖祖念承謨純忠大節。

卹典概從優厚。營葬加祭。加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賜謚忠貞。廕子入監二十一年四月立牌。

御制碑文云。朕惟朝廷簡畀重臣。授以封疆之任。平時則竭誠殫力。以靖厥職。猝逢事變。則又有凜乎不可犯。確然不可奪之節。舍生取義。流光天壤。古所謂不二心之臣。如此而已。爾范承謨。名臣之子。奮迹科甲。入侍禁林。出典節鉞。咸有聲績。著於當官。洎闡江蒞鎮之年。值狂豎盜兵之日。寇起門庭。禍生肘腋。智未及施。勇不暇展。而爾志恥幸生。義無苟免。奮身罵賊。誓不共天。遂致闔室幽囚。三年拘繫。阻斂其衣食。迫脅以甲兵。光焰彌張。貞操愈勁。卒蹈白刃。以作完人。慷慨從容。兼有其美。茲者底定疆陲。申明命討。罪人斯得。臣節益昭。倍深軫悼之情。特厚飭終之禮。寵以隆秩。謚曰忠貞。嗚呼。褒忠顯善。帝王治世之大權。思命疊頒。朕曷有私於爾。以培正氣。以植人倫。庶使選懦之士。覩盛典而知興慕。義之夫。聞休風而加勸。勒諸貞石。其永有譽於無窮哉。

親灑宸翰。勅工鐫勒。又以

御書墨本。

命養心殿裝潢鈐用

御璽

賜給承謨家承謨忠孝性生友於敦篤贍給族黨不遺
餘力居官剛正廉明而寬厚愛人體恤民隱故
所至人歌咏之博學強記善屬文詩又有法遭
亂多所散失僅存吾廬稿浙閩奏議百苦吟畫
壁詩共十餘卷行於世



